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三)

Occasional Paper No.3

# 陸西星研究兩題

TWO TOPICS ON THE STUDIES OF  
LU XIXING

龔敏博士著

By Dr. Kung Man

ISBN-978-988-99654-5-7



9 789889 965457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三)

Occasional Paper No.3

# 陸西星研究兩題

## TWO TOPICS ON THE STUDIES OF LU XIXING

- 壹、陸西星《鰲音漫錄》的發現及其內容與價值  
The Discovery of LU Xixing's *Kou Yin Man Lu*: Its Contents  
and Philological Value
- 貳、《封神演義》的成書時間及其與元明小說關係考  
A study of the date of authorship of *Feng Shen Yan Yi*  
(*Romance of Enfeoffment to Deiti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fictions of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龔敏博士著  
By Dr. Kung Man



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三)

**陸西星研究兩題**

龔敏博士著

© 龔敏 2008

出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香港大學大學道2號2樓；電話：2241 5598)

版權所有，本刊物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2008年7月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HKU  
Occasional Paper No.3

**Two Topics on the Studies of Lu Xixing**

By Dr. KUNG Man

© Dr. KUNG Man 2008

Published by: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F, No.2 University Drive, Hong Kong; Tel: 2241 5598)

July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the author.

ISBN 978-988-99654-5-7

Printed in Hong Kong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編輯委員會

顧問：饒宗頤教授 李焯芬教授  
主編：鄭煒明博士  
編委：洪娟博士 龔敏博士 林愷欣小姐(秘書)  
助理編輯：陳德好小姐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HKU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Editorial Committee

Advisors: Professor Jao Tsung-i, Professor C F Lee  
Chief Editor: Dr Cheng Wai Ming, Peter  
Editors: Dr Hung Kuen, Dr Kung Man, Miss Hester Lam (Secretary)  
Assistant Editor: Miss Chan Tak Hou

## 作者簡介

龔敏，安徽巢湖人，現居香港。臺灣中正大學文學士（2000年）、碩士（2004年），中國南開大學文學博士（2007年），現任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助理研究主任。研究包括明清文學、古典小說、武俠小說、俗文學、神話傳說等學術領域。已出版《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2006）、《唐宋傳奇品讀辭典》（撰稿人，2007），並先後在大陸、臺灣等地舉辦的國際會議及學術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十餘篇。

## About the Author

Kung Man, born in Anhui Chaohu, now lives in Hong Kong. He got his BA (2000) and Mphil (2004) from th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in Taiwan; his D.Litt. in Chinese Literature (2007) from the Nan Kai University in PRC. He is currently working as an Assistant Research Coordinator in the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Ming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s, swordsman novels, folk literature, mythos and legends. He is the author of *Huang Ren Ji Qi "Xiao Shuo Xiao Hua" Zhi Yan Jiu* (2006) and one of the authors of *Tang Song Zhuan Qi Pin Du Ci Dian* (2007). He has given presentations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eld in PRC and Taiwan and published various papers in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s.

# 目 錄

壹、陸西星《鰲音漫錄》的發現及 其內容與價值.....	1-29
貳、《封神演義》的成書時間及 其與元明小說關係考 .....	31-61

# 陸西星《鰲音漫錄》的發現及其內容與價值

## The Discovery of LU Xixing's *Kou Yin Man Lu*: Its Contents and Philological Value

### 論文提要

新發現的陸西星詩詞文集《鰲音漫錄》，雖然未見與《封神演義》相關之文字記錄，但是對於《全明詩》、《全明文》、《全明詞》、《全明詞補編》等書籍，有着拾遺補漏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此外，對於瞭解道教內丹東派創始人陸西星之生平、交遊、文學、思想等，也有極大的幫助。有見及此，論文結合其作者陸西星之生平與著述，介紹《鰲音漫錄》的寫作時間及題材內容等等，並論述其在文獻學上的價值。

### Abstract

The newly discovered *Kou Yin Man Lu* (*Record of the Sound of Fledgling*), a poetical collection of LU Xixing,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valuable document which could make good omissions of other collections such as *Quan Ming Shi*, *Quan Ming Wen*, *Quan Ming Ci* and the *Addition to Quan Ming Ci*. Moreover this collection is helpful for us to discern the life, intercourse, literature and ideas of Lu Xixing, the initiator of the Eastern school of Taoist inner alchemy practices. In this paper I will combine the life and writing of Lu Xixing and try to introduce the writing period and contents of *Kou Yin Man Lu*. In the end I will discuss the value of this collection on philology.



## 第一節 前言

一九三六年，張政烺（1912-2005）在胡適（1891-1962）的推薦下，於《獨立評論》第209號發表了〈《封神演義》的作者〉一文<sup>1</sup>，為近數十年來關於《封神演義》與陸西星的研究揭開序幕。自此而後，李光璧、柳存仁（1917-）等學者也加入陸西星與《封神演義》的研究<sup>2</sup>，其中尤以柳存仁先生最為用心，前後投入數十年時間、精力進行文獻梳理和研究工作，考證細密，自成一家之言，使得《封神演義》的作者為陸西星說，逐漸為學界所接受。然而，也有部份學者持相反意見<sup>3</sup>。無論如何，隨着《封神演義》作者問題爭論的熱烈化，促使學界對於陸西星與道教方面的研究，也相

<sup>1</sup> 原載《獨立評論》第209號（1936年7月），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61-65頁。《張政烺文史論集》作1937年，誤。

<sup>2</sup> 參見李光璧：〈《封神演義》考證〉，《中和月刊論文》（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無出版年月）；Liu Ts'un-Yan,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Volume 1: The Authorship of The Feng Shen Yen I*,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62.（柳存仁《佛道影響中國小說考》第一卷。）；柳存仁：〈陸西星吳承恩事跡補考〉，原載《中華文史論叢》總第18輯（1981年），收入《和風堂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92-1405頁。

<sup>3</sup> 大陸方面以章培恒之研究為代表，認為《封神演義》是「由許仲琳、李雲翔寫定，而李雲翔是主要的寫定者」，並就柳存仁所提出的證據，一一進行駁斥。詳見〈《封神演義》作者補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第90-98頁；臺灣方面以沈淑芳之研究為代表，詳見《封神演義研究》第一章〈《封神演義》的作者與版本〉（臺灣：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第8-11頁。

應地投入了較多的時間與心力<sup>4</sup>，使得與陸西星相關之生平、宗教思想、文學作品等文獻整理和研究，更加深入。

作為道教內丹東派創始人的陸西星（1520-1606），在道教文獻與理論方面俱有非凡的建樹，傳世著作頗多，尤以《方壺外史》、《南華真經副墨》二書最為後人所熟知。然而，在文學方面，陸西星的詩文作品卻所存無幾<sup>5</sup>，至於《封神演義》編撰者的歸屬問題，學術界至今仍然未能形成共識。由於陸西星的詩、詞、文傳世罕見，近人編輯《全明詩》、《全明文》、《全明詞》、《全明詞補編》等書，又不予收錄<sup>6</sup>。因此，陸西星在文學上的面貌如何，學術界仍然處於模糊不清的階段。清《咸豐重修興化縣志》謂陸西

---

<sup>4</sup> 近二十年來，陸西星與道教方面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郭啟傳：《陸西星的道教思想》（臺灣：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陽明：《道教養生家陸西星與他的〈方壺外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

<sup>5</sup> 今存見陸西星之零星詩文，主要保存在《明廣陵詩》、《興化縣志》等文獻之中，詳見〔明〕盧純學、施復蘇輯：《明廣陵詩》（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刻本），卷二十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梁園棣等纂修：《重修興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sup>6</sup> 《全明詩》、《全明文》、《全明詞》、《全明詞補編》等書，均沒有收入陸西星之文學作品。詳見章培恒、李靈年等主編：《全明詩（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錢伯城、魏同賢、馬樟根主編：《全明文（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周明初、葉曄補編：《全明詞補編（二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

星「嫻文辭，兼工書畫」，據今存見陸西星幾首零星的詩作來看，實不能體現他在文學創作上豐富多采的面貌。

幸運的是，陸西星《鰲音漫錄》的發現，適足以彌補此一方面之缺憾。有見及此，論文針對新發現的《鰲音漫錄》，結合陸西星的生平，進行詳細的介紹與論述，以求在文學史、道教史等學術領域，彌補學術界對陸西星認識和研究的不足。



## 第二節 陸西星的生平及其著述

陸西星，字長庚，號潛虛子<sup>7</sup>、蘊空居士<sup>8</sup>、方壺外史<sup>9</sup>等。明揚州府興化縣（今興化市）人，生於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十二月十四日（舊曆）<sup>10</sup>，卒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sup>11</sup>。其生平事跡，據清梁園棣等纂修的《咸豐重修興化縣志》卷八〈文苑〉云：

- 
- <sup>7</sup> 詳見陸西星撰、陽明標點：〈方壺外史續編·三藏真詮〉，陽明：《道教養生家陸西星與他的〈方壺外史〉（附錄）》（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83頁。又陸西星《參同契口義》亦有「淮海參學弟子潛虛陸西星」、「淮海潛虛子日錄」等署名，見嚴靈峰編輯：《無求備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
- <sup>8</sup> 詳參柳存仁：〈陸西星吳承恩事跡補考〉，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總第18輯（1981年），收入《和風堂文集（下）》，第1399頁。
- <sup>9</sup> 陸西星〈方壺外史續編·三藏真詮〉原文第八十六頁記載：「取筆了汝塵業，師書『方壺外史、員嶠道人、呂公書記』。」據陽明考證，陸西星此等名號為呂洞賓賜封。詳見陽明：《道教養生家陸西星與他的〈方壺外史〉》，第12頁、第116頁。又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序》及正文前均有「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的署號。《四庫全書總目·南華真經副墨八卷》提要亦云：「明陸西星撰。西星，字長庚，號方壺外史」。詳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六、二五七》（臺灣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
- <sup>10</sup> 詳參柳存仁：〈陸西星吳承恩事跡補考〉，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總第18輯（1981年），收入《和風堂文集（下）》，第1400頁。陽明：《道教養生家陸西星與他的〈方壺外史〉》，第1頁及注文第1條。又，陸西星《鰲音漫錄》卷二癸末稿有〈哭亡侄從吾〉詩：「我宗式微若秋草，我生庚辰侄己卯」句，知陸西星生於正德十五年。
- <sup>11</sup> 詳參卿希泰：《中國道教史》第四卷「道教在明代後期至清嘉道間的衰微」（臺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7年），第30頁。

陸西星，字長庚，生而穎異，有逸才，束髮受書輒悟性與天道之旨。為名諸生，九試不遇，遂棄儒服，冠黃冠，為方外遊。數遇異人授真訣，乃纂述仙釋書數十種，其《南華副墨》為近代注《莊》者所不及。西星於書無所不窺，嫻文辭，兼工書畫。同時宗臣，最以才名，而著作之富，獨推星云。弟原博亦才士，宗臣擬之二陸，其《楚陽詩選》與西星《南華副墨》並載焦竑《經籍志》中。<sup>12</sup>

從《興化縣志》關於陸西星「數遇異人授真訣，纂述仙釋書數十種」等文字的記載，可知他是個生「有逸才」的虔誠道教徒。因九試不遇，才棄儒修道。復檢以清阿克當阿（嘉慶、道光時人）等修、姚文田（1758-1827）等纂的《揚州府志》，雖然編纂時間較早，然而，據卷五十三〈人物隱逸〉所記陸西星生平，卻並沒有《咸豐重修興化縣志》詳細，文字簡明，亦不載陸西星之弟陸原博等人事跡<sup>13</sup>。此外，柳存仁又考證《楞嚴述旨》、《楞嚴經說約》二書，乃陸西星晚年所

<sup>12</sup> 〔清〕梁園棣等纂修：《咸豐重修興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941-942頁。

<sup>13</sup> 詳見〔清〕阿克當阿等修、姚文田等纂：《揚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4095頁。

撰<sup>14</sup>，因此又有「陸氏本人實為綜合三教於一身之人：早年儒冠，九試不第而為道士，暮年又慕密教」的考察結果<sup>15</sup>。其實，陸西星晚年撰述《楞嚴述旨》、《楞嚴經說約》二書，從道教轉「慕密教」，與他早年便開始接觸、閱讀佛典，存在密切的關係<sup>16</sup>。

陸西星早年棄儒修道，晚年又由道入佛，兼以「於書無所不窺」，其學識、思想都較常人淵博、複雜，而其著述之豐富，亦冠於同時諸人。據《明史·藝文志》、清梁園棣等纂修《重修興化縣志》卷九〈藝文志·書目〉<sup>17</sup>、張政烺〈《封神演義》的作者（通信）〉<sup>18</sup>、柳存仁〈研究明代道教思想中日文書目舉要〉<sup>19</sup>、卿希泰《中國道教史》<sup>20</sup>、郭啟傳《陸西星

14 詳參柳存仁：〈陸西星吳承恩事跡補考〉，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總第18輯（1981年），收入《和風堂文集（下）》，第1399-1400頁；又據郭啟傳考證，陸西星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又撰有《楞伽句義通說》一書，詳參郭啟傳：《陸西星的道教思想》，第142頁。

15 詳參柳存仁：〈研究明代道教思想中日文書目舉要〉，原刊香港《崇基學報》第六卷第二期（1967年），收入《和風堂文集（中）》，第995頁。陸西星《鷲音漫錄》卷三甲申稿〈卮言百詠〉後有「萬曆甲申六月下浣方壺外史題」，云：「道人徑于儒、堂于玄，而室於禪，故篇中喜用禪語……」可資證明柳存仁所考甚是。

16 據陸西星《鷲音漫錄》卷三甲申稿〈卮言百詠〉第十四有：「幼讀竺西典，茫若失故吾」句，知陸西星晚年轉「慕密教」，非無因也。

17 詳見〔清〕梁園棣等纂修：《重修興化縣志》，第1248頁。

18 詳見《獨立評論》第209號（1936年7月），第19-20頁。

19 詳參柳存仁：《和風堂文集（中）》，第994-995頁。

20 詳參卿希泰：《中國道教史》第四卷「道教在明代後期至清嘉道間的衰微」，第29-30頁。

的道教思想》<sup>21</sup>等著錄與考證，陸西星的著述知見計有：《方壺外史》（包括：《陰符經測疏》、《崔公入藥鏡測疏》、《純陽呂公百字碑測疏》、《紫陽真人金丹四百字測疏》、《龍眉子金丹印證詩測疏》、《丘長春真人青天歌測疏》、《周易參同契測疏》、《老子玄覽》、《悟真篇注》、《參同契口義》、《玄膚論》、《金丹就正篇》、《金丹大旨圖》、《七破論》等十四種）、《無上玉皇心印妙經測疏》、《南華真經副墨》、《楞嚴經述旨》、《楞嚴經說約》、《楞伽句義通說》、《道緣匯錄》、《終南山人集》二卷、《賓翁草堂自記》以及稿本《三藏真詮》等。此外，尚有《黃庭經注》<sup>22</sup>、《邑志》、《楚陽詩逸》<sup>23</sup>、《咸豐重修興化縣志》卷九〈藝文志〉收錄陸西星〈八哀詩〉七首<sup>24</sup>、郭啟傳據新舊《興化縣志》、《三藏真詮》輯佚出部

<sup>21</sup> 詳參郭啟傳：《陸西星的道教思想》，第142-143頁。

<sup>22</sup> 詳參卿希泰：《中國道教史》第四卷「道教在明代後期至清嘉道間的衰微」，第29頁。

<sup>23</sup> 《邑志》、《楚陽詩逸》二種，見於〔清〕梁園棣等纂修《重修興化縣志》卷九〈藝文志〉著錄。關於陸西星撰寫《邑志》事，可參柳存仁：〈陸西星吳承恩事跡補考〉，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總第18輯（1981年），收入《和風堂文集（下）》，第1399頁；李詳：〈興化縣志序〉，李恭簡等纂修：《民國續修興化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關於《楚陽詩逸》，《重修興化縣志》卷八〈人物志·陸西星傳〉記載：「弟原博，亦才士，宗臣擬之二陸。其《楚陽詩選》與西星《南華副墨》並載焦竑《經籍志》中。」《楚陽詩逸》與《楚陽詩選》可能是同書而異名，或為二書亦未可知，待考。若據〈陸西星傳〉所記，則《楚陽詩逸》未必係陸西星所著。

<sup>24</sup> 詳見〔清〕梁園棣等纂修：《重修興化縣志》，第1374-1380頁。

份陸西星詩作<sup>25</sup>、《南華內篇講錄》<sup>26</sup>、以及新發現的《鰲音漫錄》<sup>27</sup>等。其中《楚陽詩逸》可能是陸西星之弟陸原博<sup>28</sup>所撰，而誤歸入陸西星名下。但是據《重修興化縣志》收錄的〈八哀詩〉七首，知陸西星除佛、道教著作以外，亦能作詩，如《老子玄覽》、《三藏真詮》、《南華真經副墨》諸書，往往有詩歌、亂辭等夾雜其中，可知陸西星非獨「嫻文辭，兼工書畫」<sup>29</sup>而已。

25 郭啟傳所輯陸西星詩作，除《咸豐重修興化縣志》所錄〈八哀詩〉七首外，尚有：〈秋陰〉四首、〈大風歌〉、〈歸南郊遇子相芙蕖館〉四首、〈水大至〉、〈過南舍〉、〈食菇米〉、〈雨血〉、〈文昌閣新成志口亦就登眺有口〉、〈晦朔〉、〈師門〉等，其中〈晦朔〉、〈師門〉二首，因無詩題，姑以詩句前二字暫擬。詳見郭啟傳：《陸西星的道教思想》，第133-141頁。

26 此書未見著錄，黃叔成〈明代小說史上的三個李春芳〉一文曰：「（西星）還曾與春芳之胞弟李齊芳合著《南華內篇講錄》，多述寓言神怪故事，鼓吹仙釋合一。」詳見《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3-4期，第143頁。然黃叔成並沒有交待所言何自，疑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著錄的浙江巡撫採進本《古今南華內篇講錄》十卷，但此書又「不著撰人，亦不著時代」，提要所述內容又與黃叔成所言之「多述寓言神怪故事，鼓吹仙釋合一」不同，姑存疑待考。

27 關於新發現陸西星撰《鰲音漫錄》清抄本之內容，詳見下文論述。

28 宗臣《宗子相集》卷十二〈陸長庚母夫人敘〉云：「余又聞夫人中子約之能詩、能書、能畫，又能精岐黃家言。余未交其人，知其豪也，斯何愧機、雲矣。」知原博，字約之。詳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11頁。又據萬曆甲午（1594）盧純學所撰〈《明廣陵詩》序〉云：「如興化高文義穀紀之於前，則國初諸賢不遺；陸山人原博（博）紀之於後，則今日之士具在。」知陸原博於明神宗萬曆甲午（1594）仍在世。詳見盧純學、施復蘇輯：《明廣陵詩》（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刻本），第5頁b-第6頁a。

29 詳見〔清〕梁園棟等纂修：《重修興化縣志》卷八〈人物志〉。

### 第三節 陸西星《鰕音漫錄》 的發現與內容述略

二零零六年，筆者在一次偶然的情況下，於天津舊書肆閒逛，得見清抄本《鰕音漫錄》三冊三卷（缺第一冊卷一），翻閱內文，署名「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甫著」，驚喜莫名，遂解囊購下。

《鰕音漫錄》雖然未見與《封神演義》相關之文字，但是對於瞭解陸西星之生平、交遊、文學、思想等，卻有極大的幫助，也正好彌補陸西星在詩、詞、文等文學創作上的空白。茲略述其內容如下。

《鰕音漫錄》，原抄本四卷四冊（存三卷三冊）<sup>30</sup>，題「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甫著」。清朱絲欄抄本，左右雙欄，版心上方題「鰕音漫錄」，單魚尾，魚尾下有卷數、頁數，半頁十行，行二十字。此書未見各家書目著錄，據卷一〈《鰕音漫錄》引〉云：

<sup>30</sup> 購入之清抄本《鰕音漫錄》，原存第二、三、四卷，共三冊。散佚之第一卷第一冊，茲據臺灣國家圖書館館藏八十年代揚州古舊書店重抄本補足。凡下文引錄《鰕音漫錄》之第一卷文字，均據臺灣國圖藏本，不另出註。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撰

外史氏降於武皇帝之庚辰，年六十，世緣苟牽，漫擬逍遙之遊，取道便之齊、之魯、之上谷、之雲中、之燕，復歸故山。所過河山林莽，景與意融，輒矢口成句。或帆檣、馬上、酒邊，或肩輿中，又或杖策田疇間，所得皆成漫草，行在地主人豪，僉曰：「外史無城府町畦，無厭，殆史氏者！僉欲得史氏詩入梓。」史氏輒難之。何以故？寰宇廣長矣，登騷壇，樹赤幟，攘臂而先驅者，人復何限？即史氏以一言廁之，非昧即瞢，故勿梓便。而思成君則故梓之。思成君善善長而忘人之所短乎？夫史氏短，又奚直句章也。人有心，心屬意，意有言，言成什，喙合鳴，鳴喙合，其鳴合也惛惛，斯謂道耳。三百、漢魏以及唐宋時也，履影而髣髴之，優孟而叔敖，史氏弗能也。故勿梓便。思成君曰：「審是，則靜者終不欲以一言託海內，吾不忍靜者所過若鳥行而無影。靜者悟，若樂其餌而過客止也。」於是，外史乃計庚辰識思成君，無已，則出庚辰嗣辛、壬、癸、甲，凡五年詩入梓，而與思成君平昌迭和者同。

萬曆甲申夏六月

此篇〈引〉文前題署「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撰」。文中自言生於「武皇帝之庚辰」，即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與柳存仁、陽明的陸西星生年考證相符合<sup>31</sup>。又據〈引〉文「庚辰嗣辛、壬、癸、甲，凡五年詩入梓」，末署「萬曆甲申夏六月」，知《穀音漫錄》乃陸西星於明神宗萬曆八年至十二年（1580-1584）間，六十至六十五歲時漫遊齊、魯、燕等地所詠撰的詩、詞、文作品集，在其友「思成君」鄭材（明神宗萬曆時人）的勸說下欲付梓刊行。但是遍查明清兩代書目，未見著錄，疑《穀音漫錄》與大英博物館藏陸西星「《玄膚論》、《七破論》一類稿本」一樣，都屬於「較早之抄本，而為從事修持之道流所珍視者耳」<sup>32</sup>，本欲刊行，或因他故未能刊刻，僅以稿本或抄本形式流傳。有鑑《穀音漫錄》僅以抄本傳世，流傳未廣，茲引錄目錄如下：

<sup>31</sup> 詳參柳存仁：〈陸西星吳承恩事跡補考〉，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總第18輯（1981年），收入《和風堂文集（下）》，第1400頁。陽明：《道教養生家陸西星與他的〈方壺外史〉》，第1頁及注文第1條。

<sup>32</sup> 詳參柳存仁：〈研究明代道教思想中日文書目舉要〉，原刊香港《崇基學報》第六卷第二期（1967年），收入《和風堂文集（中）》，第995頁。



## 《醵音漫錄》目錄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甫著

### 卷之一 庚辰稿

北遊雜詠五十三首、書二通、文一篇

### 卷之二 辛巳稿

北遊雜詠五首

壬午稿

歸田雜詠十三首

癸未稿

歸田雜詠四十一首、序文一篇

### 卷之三 甲申稿

北游續詠四十首、卮言一百首

### 卷之四 甲申續稿

平昌雜詠、倡和詩

### 補遺

〈八哀詩〉

### 附錄

《興化縣志·文苑傳》

《醵音漫錄》四卷，卷一庚辰稿計詩五十八首、贊辭一、詞三闕、書信二通、祭文一；卷二辛巳稿計詞

一闕、詩三首、銘一，壬午稿計詩十三首，癸未稿計詩四十六首、序文一；卷三甲申稿計詩一百三十九首（含《卮言百詠》）、詞一闕、題跋一；卷四甲申續稿計詩七十七首（含陸西星三十六首、鄭材十四首、顧願六首、王自修三首、滕季達二首、楊偉三首、杜時泰四首、孔貞樗三首、葛巢生一首、佚名五首）、文一、賦一、序一。以上統計數字與《鰲音漫錄》目錄略有不同，原書目錄或將詩、詞合入雜詠；或同一詩題、同一詞牌又作等不計入目錄；或書信、贊辭、祭文、題跋、賦等內容與目錄編列不一，故原書目錄所列詩、詞、文等未盡詳細。總計《鰲音漫錄》凡收錄陸西星詩二百九十五首（不含鄭、顧諸人唱和詩）、詞五闕、書信二、贊辭一、祭文一、銘一、序文二、題跋一、賦一、引文一等。至於集末〈補遺〉、〈附錄〉等兩種，文字與《咸豐重修興化縣志》大致相同。

《鰲音漫錄》收錄陸西星詩作最多，主要記錄了陸西星在庚辰（萬曆八年1580）、甲申（萬曆十二年1584）兩次出行旅途中的交遇見聞。卷一庚辰稿〈三月十五日啟行舟中口占〉詩中有：「揚舲入廣洋，翩翩快鵬運」句，可知陸西星此次乃乘舟由水路出行，歷經宿遷縣（今江蘇宿遷市）、桃源縣（今江蘇泗陽縣）、郟縣（今山東郟城縣北）、馬陵山（今山東臨沂市東南）、滕縣（今山東滕州市南）、曹州（今山東荷澤市）、保定（今河北保定）、紫荊關（今河北易縣

西北）、廣昌（今河北涞源縣北）、蔚州（今河北蔚縣）、陽和（即陽和衛，今山西陽高縣）、北京、任城（今山東濟寧市）等地而歸興化。此次出遊時間長達一年有餘，所見除修道之友莊峰（約明嘉靖、萬曆時人）、趙方宇（約明嘉靖、萬曆時人）等人外，尚有當時守邊重臣鄭洛（1530-1600）、張佳胤（1527-1588）等人。

甲申年陸西星第二次出遊，從卷四甲申稿〈舟次淮上候發〉、〈舟發清江浦候出淮口〉、〈二月十九日出淮口記候二十日矣〉等詩，知陸西星此次出行也是乘舟，由清江浦（今江蘇淮陰市）出淮口，歷經宿遷縣（今江蘇宿遷市）、桃源縣（今江蘇泗陽縣）、下邳（今江蘇睢甯西北古邳鎮）、呂梁山（今江蘇徐州市東南）、彭城（今江蘇徐州市）、夏鎮（今山東微山縣）、任城（今山東微山縣西北）、東昌府（今山東聊城市）、平昌（今山東臨邑縣）等地，最後回歸家鄉興化。此次旅程前後歷時半年有餘，主要受山東德平縣令鄭材之邀，到山東遊玩，並與鄭材、葛彙生（明萬曆時人）、滕季達（明萬曆時人）、孔貞樗（明萬曆時人）等人往還唱和。

## 第四節 陸西星《鰲音漫錄》的價值

《鰲音漫錄》雖然只是陸西星在明神宗萬曆八年至十二年（1580-1584）間的文字創作記錄，不是其一生之全部作品，但是在文獻上卻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透過對這短短五年的詩、詞、文等作品的閱讀與研究，也將更有助於瞭解陸西星的生平和思想。

### 一、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陸西星與宗臣（1525-1560）齊名，《興化縣志》以為陸西星著作之豐碩，遠超過後七子之一的宗臣，可見他才學之一斑。然而，以《鰲音漫錄》所收錄陸西星的二百九十五首詩，詞五闕，各種文類十篇等，檢視今人編纂的《全明詩》、《全明文》、《全明詞》、《全明詞補編》等書籍，卻全部未見引錄。《鰲音漫錄》的發現，庶幾可以對此類書籍有拾遺補漏的作用。

此外，陸西星在萬曆十二年（1584）出遊山東，因與時任山東德平知縣的鄭材等人詩酒唱和，以致陸西星的詩作，被成瓘等人在清道光年間編纂的《濟南府志》誤收在鄭材名下。鄭材，字思成，安肅人，萬曆十年（1580）知山東德平縣，修「聚奎樓」<sup>33</sup>。陸西星

<sup>33</sup> 詳見〔清〕成瓘等纂：《濟南府志》卷36（臺北：學生書局，1968年），第1132頁。

《鰲音漫錄》卷四「甲申續稿」中有多首與他詩酒唱和之作，其中陸西星〈中翰葛為山川上茆屋用思成韻〉一詩，便被《濟南府志》誤作鄭材詩，並改題為〈葛中翰川上草堂二首〉，其詩第二首即為陸西星所作。《鰲音漫錄》陸西星「用思成韻」的詩為：

主人自是柴桑老，寤寐但知邱壑好。朝辭薇館莫山翁，無日不在煙霞中。人間不識金馬美，鳳池染翰聊爾爾。挂冠東上學逢萌，著書西來逢尹喜。徐徐于于得誰似？古有無懷葛天氏。誅茆結屋傍城隈，水北原南一徑開。迤邐清流引盤鬲，籠蔥佳氣接蓬萊。下俯深沼，上臨高臺；川雲摩盪，魚鳥徘徊。恍疑蘭亭之曲山之陰，飛羽觴兮坐深林。傾千日之美酒，滌浮生之煩襟。有客有客兮結伴而相尋。拂塵當風簷，天花落雲岑。舉深杯兮酌明月，撫無弦兮彈素心。曲終歸去不知處，倚歌和作山居吟。

《鰲音漫錄》本與《濟南府志》本除詩題有「茆屋」、「草堂」的差異外，詩作文字相同，惟「逢」字《濟南府志》作「逢」，或係刊刻筆誤所致。據詩題可知是為「中翰葛為山」所作，葛中翰，即葛彙生，字進伯，山東德平縣人，以工書薦官中書舍人<sup>34</sup>，《鰲音漫錄》卷

<sup>34</sup> 〔清〕成瓘等纂：《濟南府志》卷40，第1267頁。

四「甲申續稿」收入他唱和陸西星〈秋日偕朗齋顧徵君赴長魁台佛會時思成送騎進伯供齋紀事簡謝〉詩一首。又，陸西星詩題謂「用思成韻」，《穀音漫錄》所收鄭材原詩作：

君不見，杜陵老，浣花溪裏風流好。又不見，柴桑翁，悠然盤桓松菊中。一丘一壑有餘美，萬事萬物徒為爾。枕流漱石襟期清，弄月吟風懷抱喜。此意千年誰共同，此景千年誰得似。聞道逍遙大雅壇，今之平昌葛天氏。葛公別業寄城隈，葛公高齋傍溪開。人世喧囂都不染，疑從方壺接蓬萊。白雲漠漠環樓臺，青草芄芄拂釣臺。寶劍瑤琴相輝映，左圖右史日徘徊。沉復桃李茂結陰，沉復松桂茂成林。梧桐月落幽人夢，風雨寒生楚客襟。幽人楚客偏憐此，青門白社自招尋。太公蟠溪地，謝安東山岑。卷舒初無意，行藏亦何心。棲遲斗酒且為樂，匡坐還能梁甫吟。

起句「君不見」、「又不見」二句，《濟南府志》本作「我聞」、「又聞」；「千年誰共同」，作「千秋誰與同」；「此景」作「此境」；「聞道」作「盡道」；「葛天氏」作「葛天民」<sup>35</sup>；「葛公」作「葛君」；

<sup>35</sup> 《濟南府志》作「葛天民」，疑誤。據詩中「似」與「氏」二字押韻，「葛天民」當作「葛天氏」。

「環樓臺」作「環樓閣」<sup>36</sup>；「青草」作「碧草」；「松桂」作「松柏」；「謝安」作「謝傅」。鄭材原詩押老、好、翁、中、美、爾、喜、似、氏、開、萊、台、徊、陰、林、襟、尋、岑、心、吟等字，與陸西星所和詩用韻完全相同，可見〈中翰葛為山川上茆屋用思成韻〉詩，確係陸西星為唱和鄭材之詩所作，而為《濟南府志》誤收入鄭材名下。陸西星《鰲音漫錄》抄本的發現，除了可以糾正《濟南府志》的錯誤外，也可與《濟南府志》所錄陸、鄭二人詩作作相互校勘的工作，互補一些文字上的錯誤。

## 二、有助瞭解陸西星的生平和思想

《鰲音漫錄》除了可以校補《濟南府志》外，對於瞭解陸西星的生平和思想也有很大的幫助。茲列舉《鰲音漫錄》卷一庚辰稿有〈舟中讀自注《南華副墨》漫成〉、卷三甲申稿有〈舟中讀所注書述懷二十韻〉二詩為例。〈舟中讀自注《南華副墨》漫成〉詩曰：

北來多高風，流沙沒蕭艾。及知微塵眾，相合成世界。百川時灌河，勢若瀛海大。一勺且自多，伯也亦何怪。眯目觀寰區，四正失所在。下視凌倒

<sup>36</sup> 《濟南府志》作「環樓閣」，是。檢詩句「環樓臺」與下句「拂釣臺」同為「臺」字，誤，當作「環樓閣」。

影，八荒洞無外。大鵬上扶搖，九萬一何快。斥鴳翔枋榆，控地力已潰。堪輿本無垠，蓬心苦生隘。不讀三聖書，白日亦成寐。

此詩作於萬曆八年（1580），而《南華真經副墨》刊刻於萬曆六年（1578）<sup>37</sup>，陸西星是時乘舟前往齊、魯、燕等地遊玩，舟中無聊，閱讀自注書，一時有感，賦詩以遣情懷，是可以想像的事。此詩取用《莊子》書中的典故而成，詩因有感北地的高風、流沙，聯想到天地六合以及萬事萬物的幻化，而以天地無垠，人類以有知而求無知，會墮入知識追求的苦痛之中，最後以「讀三聖書」作結。此處所謂的「三聖書」，從陸西星半生修道，以及著述《老子玄覽》、《南華真經副墨》二書來看，前二聖人之書自是指《老子》、《莊子》，而第三聖究係何人何書？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序〉云：

外史既測《道德經》已，迺復測《南華》。  
《南華》者，《道德經》之註疏也……性之所以盡也，命之所以至也。明此者，謂之大道，迂此者，謂之俗學。若乃斷言語，絕名相，混溟茫沕，迴出思議之表，則竺乾先生譚之西方，未始相襲也，而符契若合。故予嘗謂：「震旦之有《南華》，竺西

<sup>37</sup> 據《南華真經副墨·陸西星序》有：「三易歲乃脫草」之句，知《南華真經副墨》始撰於萬曆三年（1575）。



之貝典也」，貝典專譚實相，而此則兼之命宗。蓋妙竅同玄，實大乘之秘旨。學二氏者，烏可以不讀《南華》？……<sup>38</sup>

從〈序〉中以莊、釋（竺乾）之學相提並論，而《莊子》所言的「妙竅同玄」又與大乘秘旨相合，以及後來陸西星又著述《楞嚴經述旨》、《楞嚴經說約》、《楞伽句義通說》三書來看，詩中所言的第三聖人或即大日如來，而「聖書」或即指陸西星注疏的《楞嚴經》。

卷三甲申稿〈舟中讀所注書述懷二十韻〉云：

少小不解事，芒若難與謀。腹書簿萬卷，富貴如何求？狂馳逐義景，康莊闖騁騶。天門有開闔，射策且復休。歸來四壁立，蛩吟滿床頭。衡門過高軒，觀者匝道周。朋好盡錦衣，而我猶敝裘。酒酣發大叫，天地坐深愁。轉眼時事非，淪謝歸荒邱。夙感南華翁，慰我逍遙遊。鵬有九萬里，安能學蜩鳩。脫屣謝塵緣，等身若虛舟。冥心挾玄蘊，研精討深幽。貝書與葢筴，眼底空全牛。心手忽相應，下筆無停留。收之八百牘，夜夜精光浮。舊業祇自慚，不異俳與優。寥寥千聖心，契合各有由。作述等不殊，功德自相侔。仰觀日星輝，俯察江河流。吾道幸有托，千古同悠悠。

<sup>38</sup> 詳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六》，第573-574頁。

此詩作於明神宗萬曆十二年（1584），在此以前，陸西星已完成了《金丹就正篇》（1564）、《老子玄覽》（1566）、《玄膚論》（1567）、《陰符經測疏》（1567）、《周易參同契測疏》（1569）、《金丹大旨圖》（1570）、《純陽呂公百字碑測疏》（1571）、《丘長春真人青天歌測疏》（1571）、《無上玉皇心印妙經測疏》（1571）、《參同契口義》（1573）、《悟真篇注》<sup>39</sup>、《崔公入藥鏡測疏》<sup>40</sup>、《紫陽真人金丹四百字測疏》、《龍眉子金丹印證詩測疏》、《七破論》<sup>41</sup>、《南華真經副墨》（1578）等道教論著。雖然，未能確知陸西星在舟中所讀是什麼書，但大概不離以上十餘種著述。詩中自述少年時讀書應付科舉考試，以致「射策且復休」，與《興化縣志》所云「為名諸生，九試不遇」的情形，大抵符合。而「歸來四壁立」、「朋好盡錦衣，而我猶敝裘」等詩句，又與宗臣〈陸長庚母

<sup>39</sup> 據〔明〕王部作於萬曆四年（1576）的〈新梓《方壺外史·玄膚論》序〉云：「始自黃帝《陰符》，繼老子五千《道德》，繼伯陽《參同》、平叔《悟真》，是四書者，陸君業已疏之……。」詳見王沐選編：《道教五派丹法精選》第三集（天津：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4頁。知《悟真篇注》，撰寫在萬曆四年（1576）以前。又，據陽明考證，謂《悟真篇注》「的寫作不早於隆慶三年（1569）」，見陽明：《道教養生家陸西星與他的〈方壺外史〉》，第13頁。

<sup>40</sup> 檢閱《崔公入藥鏡測疏》，書中屢引《悟真篇》文字，疑此書撰寫於《悟真篇注》之後。

<sup>41</sup> 今存見《紫陽真人金丹印證詩測疏》、《龍眉子金丹印證詩測疏》、《七破論》三書，無從考證其寫作刊刻年月，詳見《藏外道書》第五冊（成都：巴蜀書社，1994年），第345-356頁、第375-377頁。然在萬曆三年（1575）陸西星撰寫《南華真經副墨》至萬曆六年（1578）《南華真經副墨》刊行以前，三書應已完成。

夫人敘〉所言「長庚更大貧」相符；此外，陸西星朋好之中，諸如宗臣、李春芳、李齊芳、趙宋等人先後及進士第，陸西星有此詠歎，自在情理之中。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夙感南華翁，慰我逍遙游」、「貝書與葢筴，眼底空全牛」二句，從文字詩意，可知陸西星在修道與注疏《老》、《莊》等道教典籍的同時，也曾大量閱讀佛教經籍，而以《老》、《莊》與佛教經籍相互印證，最後才達至「眼底空全牛」的最高境界。詩末，陸西星雖有「舊業祇自慚，不異俳與優」的自歎之辭，但是總覽全詩，陸氏對於自己的著述頗為自傲，從詩中「作述等不殊，功德自相侔」二句，將著與述的功用與德業相互等同，可見陸西星對於自己的著述能夠藏諸名山，傳諸後世，是充滿信心的。

從以上所引二詩的論述，可知陸西星少年時雖以科舉考試為目標，但是「幼讀竺西典」<sup>42</sup>，棄儒從道後，除大量注疏道教相關文獻外，亦不棄佛教典籍，晚年轉「慕密教」，注述《楞嚴經》，三教合一的觀念完整地體現在他的思想之中。

<sup>42</sup> 陸西星《叢音漫錄》卷三甲申稿〈卮言百詠〉第十四有：「幼讀竺西典，茫若失故吾」，知其早年便已涉略佛教典籍。

## 第五節 結語

以上根據新發現的《鰕音漫錄》，結合陸西星的生平，作了內容和文獻上的初步介紹與論述。限於材料，學術界對於陸西星及其著作的研究，一直以來都停滯不前。因此，雖然《鰕音漫錄》只記錄了陸西星晚年文學創作的一小部份，但是，對於瞭解他晚年時期的生活和思想，以及他在文學方面的才能等，仍具有一定的價值。

大陸研治古典小說的專家學者蕭相愷先生曾說：

資料是死的，它本來就躺在圖書館中，獲取資料對許多研究者來說，機會是平等的。但有人能夠發現，有人卻會視而不見，這就決定於研究者本身的悟性如何和是否細心了。<sup>43</sup>

資料的確是死的，有待人的發現。引錄蕭相愷先生的文字，不是企圖藉以強調個人的悟性和細心，只是強調自己的幸運。因為最初發現《鰕音漫錄》的版本，不是在圖書館裏面，而是在舊書肆裏頭，即是此點，我已較其他的學者幸運了。更幸運的是，書藏在舊書肆的現代古董商人手裏，他們不似《販書偶記》的撰者孫殿起

<sup>43</sup> 詳見蕭相愷：〈序言〉，潘建國：《古代小說文獻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頁。

(1894-1958) 那樣，是個目錄學專家，識得古籍的真正價值，會記錄經手的古籍善本，所以留下了一個機會。還有一點值得慶幸的是，海峽兩岸的遼寧省圖書館、台北國家圖書館，都藏有八十年代揚州古舊書店的重抄本。根據這兩種重抄本，以個人購藏的清抄本為底本，得以重新點校《鰲音漫錄》，期間對於陸西星的生平及其在道教方面的著述，以及學術界關於陸西星在道教和《封神演義》方面的研究，也有更進一步的深入瞭解。因此，個人以為新材料的發現，也許在悟性和細心以外，還需要的是幸運。

附錄：

(一) 筆者藏清抄本《穀音漫錄》

穀音漫錄卷四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甫著

甲申續稿

平昌雜詠  
補遺錄 附和詩

夜飲思成吏隱齋賦贈

南北東西客辛壬癸甲年雁書睽鳥道雲樹渺風烟  
白髮巾幘滿丹砂骨未堅一尊官舍酒重與話仙禪

又

別日長如許思君適更過官隨琴鶴住詩較簿書多  
夜酒催銀箭天星轉絳河孰能回白日吾借魯陽戈

和

思成

(二) 遼寧省圖書館藏八十年代重抄本《穀音漫錄》

穀音漫錄目錄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甫著

卷之一

庚辰稿

北遊雜咏五十三首

書二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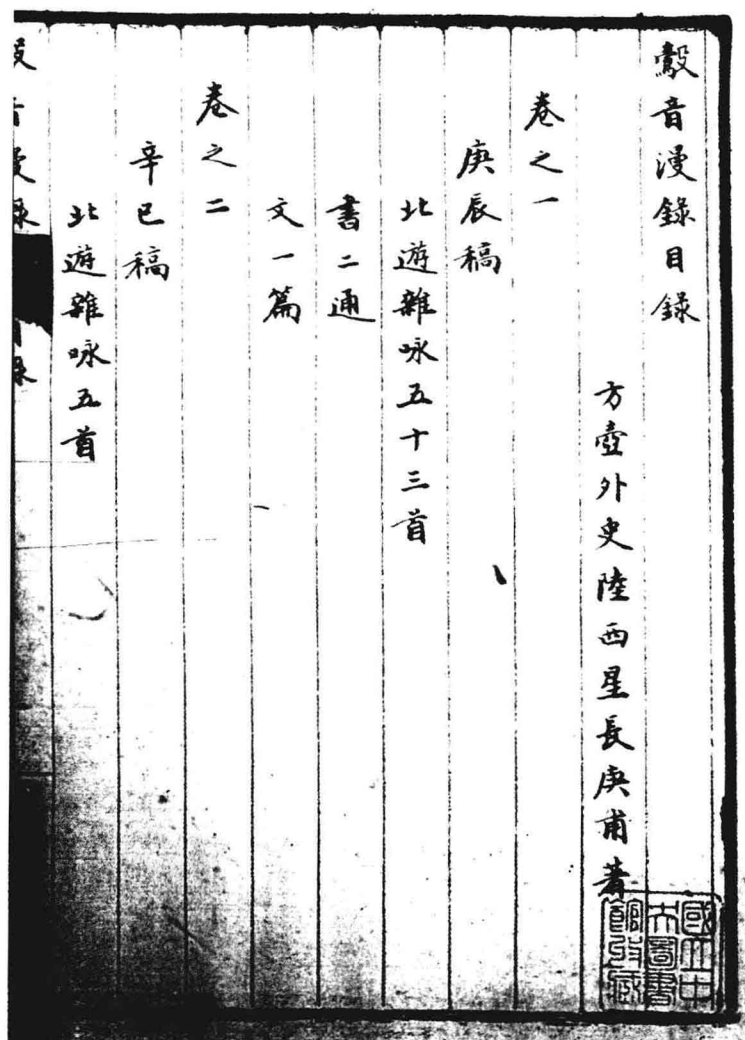
文一篇

卷之二

辛巳稿

北遊雜咏五首

(三)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八十年代重抄本《穀音漫錄》







# 《封神演義》的成書時間及 其與元明小說關係考

A study of the date of authorship of  
*Feng Shen Yan Yi*  
(*Romance of Enfeoffment to Deiti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fictions of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 論文提要

《封神演義》的研究始於一九三六年張政烺發表的〈《封神演義》的作者〉一文。在張文的影響之下，數十年來，許多學者都投入心力在小說的作者、成書時間及故事淵源等方面的考證和論述，成果斐然可觀。可是，關於《封神演義》作者及其成書時間等問題，學術界仍然存在歧見。論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結合新發現的陸西星《鰲音漫錄》及其他相關文獻進行考述，認為《封神演義》的作者當以明道士陸西星較為符合學術現況，而成書時間約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三十九年（1560）之間。此外，論文也對《封神演義》與《武王伐紂平話》、《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小說之間的因襲與改寫關係，進行詳細的考述。

## Abstract

The study of *Feng Shen Yan Yi* (*Romance of Enfeoffment to Deities*) was initiated by ZHANG Zhenglang, who published an article called “The study of the author of *Feng Shen Yan Yi*” in 1936. Under the influence of Zhang’s article, numerous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author, date of authorship and the source of the

fiction in decades and the findings are fruitful.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onflicting views about the author and the date of authorship of *Feng Shen Yan Yi* among academic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previous studies, combined with LU Xixing's newly found fiction *Kou Yin Man Lu* (*Record of the Sound of Fledgling*) and other related literature, it was found that LU Xixing, a Taoist priest in Ming Dynasty, was most likely the author of *Feng Shen Yan Yi* and the date of authorship was approximately within the period of the 37th to 39th year of Jia Jing (1558 – 1560).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vention and adaptation between *Feng Shen Yan Yi*, *Wuwang Fa Zhou Ping Hua* (*The Plain Narrative of King Wu of Zhou Defeating King Zhou of Shang*),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Water Margin* in details.

## 第一節 前言

魯迅（1881-1936）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評論《封神演義》云：「書之開篇詩有云『商、周演義古今傳』，似志在於演義，而侈談神怪，什九虛造，實不過假商、周之爭，自寫幻想……」<sup>1</sup>。此段文字言簡意賅，概括性甚強，所以常為研究者所引述。然而，魯迅評論《封神演義》的文字，嚴格來說，還不能真正算是《封神演義》研究的開始。真正開始對《封神演義》進行學術性研究的文章，就所知見，應該是張政烺（1912-2005）在一九三六年發表的〈《封神演義》的作者〉一文<sup>2</sup>。張政烺的文章發表以後，對往後數十年《封神演義》的研究，產生了絕對性的影響，諸如李光璧<sup>3</sup>、柳存仁（1917-）<sup>4</sup>、沈淑芳<sup>5</sup>、章培恒

<sup>1</sup> 參見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說（下）」（臺灣：里仁書局，1999年），第151頁。

<sup>2</sup> 原載《獨立評論》第209號（1936年7月），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61-65頁。《張政烺文史論集》作1937年，誤。

<sup>3</sup> 參見李光璧：〈《封神演義》考證〉，《中和月刊論文》（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無出版年月）。

<sup>4</sup> 參見Liu Ts'un-Yan,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Volume 1: The Authorship of The Feng Shen Yen I*,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62.（柳存仁《佛道影響中國小說考》第一卷。）；柳存仁：〈陸西星吳承恩事跡補考〉，原載《中華文史論叢》總第18輯（1981年），收入《和風堂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92-1405頁。

<sup>5</sup> 參見沈淑芳：《封神演義研究》第一章〈《封神演義》的作者與版本〉（臺灣：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

(1934-) <sup>6</sup>、徐朔方 (1923-2007) <sup>7</sup> 等人的研究，或多或少地都圍繞着此一論題，進行研究或批評。

然而，學術界關於《封神演義》的作者孰屬，仍各執一辭，未有定論。至於成書時間的問題，亦無由考證詳細。但是，在《封神演義》與諸本元明小說的因襲關係方面，考述尤多。相對而言，研究成果也較作者、成書時間的考述來得豐碩。基於《封神演義》在作者、成書時間、淵源等問題上，仍然未有定論，以及存在繼續討論的空間。緣此，論文參考前人研究成果，並配合新發現陸西星的《鰲音漫錄》及其他文獻，嘗試在《封神演義》的作者、成書時間和元明小說之關係等問題上，作一考述。

---

<sup>6</sup> 參見章培恒：〈《封神演義》作者補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第90-98頁。

<sup>7</sup> 參見徐朔方：〈論《封神演義》的成書〉，原載《中華文史論叢》第53輯（1994年6月），收入《小說考信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49-361頁。

## 第二節 《封神演義》的作者問題

《封神演義》，今存最早的是明天啟間金閭載陽舒文淵刊本，二十卷一百回，藏日本內閣文庫。正文前有「邗江李雲翔為霖甫」〈《封神演義》序〉，目錄葉題「新刻鍾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又次有圖五十葉，計一百幅。正文題署「新刻鍾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僅卷二題有「鍾山逸叟許仲琳編輯」、「金閭載陽舒文淵梓行」<sup>8</sup>。

《封神演義》「作者久晦，後世傳說，致多譌言」<sup>9</sup>，檢自清代以來，便有無名氏<sup>10</sup>、王世貞（1526-1590）<sup>11</sup>、許仲琳（生卒年不詳）<sup>12</sup>、陸西星

<sup>8</sup>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舒載陽刊本：《封神演義》，《古本小說集成》第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sup>9</sup> 參見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附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臺北：鳳凰出版社，1974年），第88頁。

<sup>10</sup> 無名氏一說，見於梁章鉅《歸田瑣記》、《浪跡續談》二書。詳見周光培、李秋水等校勘：《筆記小說大觀》（第九卷）（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第438頁；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封神演義」條（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年），第59-60頁。

<sup>11</sup> 王世貞一說，原載蔣瑞藻《小說枝譚》引《缺名筆記》，引見李光璧：〈《封神演義》考證〉，《中和月刊論文》（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無出版年月），第172-173頁。

<sup>12</sup> 許仲琳一說，始自孫楷第在日本發現明「金閭載陽舒文淵刊本」《封神演義》，小說第二卷第一頁題有「鍾山逸叟許仲琳編輯」等字。詳參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附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第88-89頁。

(1520-1606)<sup>13</sup>、清人偽託明人<sup>14</sup>等五種說法。其中無名氏、王世貞、清人偽託明人等三種說法，不足以為憑據，學界已有許多考證論述<sup>15</sup>。許仲琳、陸西星二說，當前學術界仍有爭論，以致兩岸出版界在出版《封神演義》的時候，或署「許仲琳」、或署「陸西星」<sup>16</sup>，作者誰屬，仍未能定於一尊。

許仲琳說僅有明「金閭載陽舒文淵刊本」第二卷題有「鍾山逸叟許仲琳編輯」九字，許仲琳一名及其生

<sup>13</sup> 陸西星一說，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云：「《封神演義》作者……一云陸長庚撰，余始於石印本《傳奇匯考》發見之。卷七《順天時》傳奇解題云『《封神傳》傳係元時道士陸長庚所作，未知的否？』……張政烺謂『元時』乃『明時』之誤，長庚乃西星字。其言甚是。」（臺北：廣雅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第196-197頁。

<sup>14</sup> 清人偽託明人一說，始自衛聚賢：《封神榜故事探源》（下冊）第四部份〈《封神》作者的時代和背景〉（香港：說文社中興叢書第十二種，1960年），第202-204頁。

<sup>15</sup> 詳參李光璧：〈《封神演義》考證〉，第172-173頁；沈淑芳：《封神演義研究》第一章〈《封神演義》的作者與版本〉，第1-2頁、第11-14頁；龔鵬程：〈由哪吒看《封神演義》的天命世界〉，原載《中外文學》第9卷第4期，收入《中國小說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第239頁，注文1。

<sup>16</sup> 如大陸在1985年前，由人民出版社等六家出版社出版的《封神演義》，其作者一直署名「許仲琳編」。詳見朱一玄、董澤雲、劉建岱編：《古典小說戲曲書目》（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97-98頁。直至2005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封神演義》、2006年4月，濟南齊魯書社出版的《插圖本封神演義》，仍然署名「明許仲琳著」。臺灣方面，在1990年前的《封神演義》大都署名「許仲琳編」或「著」。90年以後，《封神演義》署名「陸西星著」的漸多，但是如2003年臺灣幼獅出版社出版的《封神演義》，仍然署名「明許仲琳著」。

平，迄今未見他書提及、記載，是為孤證<sup>17</sup>。但有學者據此「題字」，認為「《封神演義》原是流傳於『說詞者之口』，屬於民間文學性質的作品，後由許仲琳、李雲翔寫定，而李雲翔是主要的寫定者」<sup>18</sup>。

李雲翔（約為明末時人），生平不詳，嵇璜（1711-1794）《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永瑤（1743-1790）《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二，曾著錄李雲翔《諸子拔萃》八卷。其中《四庫全書總目》云：

《諸子拔萃》八卷，明李雲翔編。雲翔，字為霖，江都人。是書成於天啟丁卯（1627），取坊本《諸子匯函》割裂其文，分為二十六類，其杜撰諸子名目，則一仍其舊。古今荒誕鄙陋之書，至《諸子匯函》而極，此書又為之重疊，天下之大，亦何事靡有也。

<sup>17</sup> 柳存仁先生考證說：「許氏之名僅見於卷二，而未嘗見於他卷，這是可以懷疑之處一；自從許仲琳名字發現以來，三十年間多少學者兢兢致力於此而未能知道一點關於許仲琳的生平的記錄，這是可懷疑之處二；而我們最大的懷疑……一般地說，書中作者地位所署的用詞，或曰『編』，『編次』，『編輯』；或曰『纂』；或曰『演』，或曰『述』，或曰『紀略』；甚至於『戲筆』，都不能夠鄭重地說明它是作者的身分。……」詳參柳存仁：〈關於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原刊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小說戲曲研究》第1集（1988年），第338-339頁；收入《和風堂新文集（下）》（臺北：新文豐出版，1997年），第676-677頁；詳細參見英文版：*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Volume 1: The Authorship of The "Feng Shen Yen I"*, Chapter IV: The Publishing Trade in the Ming Dynasty,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62, PP.104-110.（柳存仁《佛道影響中國小說考》第一卷）。

<sup>18</sup> 詳參章培恒：〈《封神演義》作者補考〉，第90頁。



《總目》此處所述李雲翔的表字、里籍，與舒載陽刊本《封神演義·序》相同<sup>19</sup>，而所記《諸子拔萃》的成書時間也與舒本《封神演義》接近，兩者當為一人無疑。據《總目》考述，知李雲翔在明熹宗天啟七年（1627）曾「割裂」《諸子匯函》，編為《諸子拔萃》。《諸子匯函》，題歸有光（1506-1571）輯，《總目》評此書「荒唐鄙誕，莫可究詰，有光亦何至於是也。」從《總目》對兩書的評語，不禁使人懷疑李雲翔「割裂」《諸子匯函》，而又「一仍其舊」地刊刻《諸子拔萃》，完全是為了編書射利。因此，他在《封神演義·序》云：「余不愧續貂，刪其荒謬，去其鄙俚，而於每回之後或正詞、或反說、或以嘲謔之語以寫其忠貞俠烈之品……」<sup>20</sup>等等言辭，都不值得過份相信，因為從他編《諸子拔萃》射利的行徑看來，他未必對《封神演義》作了多大的文字增刪工作，所謂「續貂」，也許只是誇大之辭而已，李雲翔在小說裏真正所作的工作，也許只是在回末加上評語而已。因此，有理由懷疑李雲翔與舒沖甫刊刻《封神演義》，已不僅僅為了謀一己之利，還有協助書商謀利的意圖。

陸西星說雖亦為孤證，但歷經張政烺、李光璧、柳

<sup>19</sup> 李雲翔的里籍，《封神演義·序》作「邗江」，《總目》作「江都」，兩者皆為今揚州市古地名。

<sup>20</sup> 《封神演義》，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第32冊。

存仁等學人的考證，近年來已普遍為學界所接受<sup>21</sup>，然亦有持異議者<sup>22</sup>，其中如沈淑芳認為：

由以上討論，「陸西星說」似仍不能確立。李（光壁）、柳（存仁）二氏所據以為線索的《傳奇匯考·順天時》條，只云：「《封神傳》傳係元時道士陸長庚所作，未知的否？」一則當時已不敢肯定，二則傳聞已有錯誤（明時誤為元時），其可信度不能不懷疑，而二氏執此一說，必欲肯定之而後已，其中雖尋出若干暗合的證據，然而仍不免有牽合之嫌。<sup>23</sup>

關於《傳奇匯考·順天時》條所云作者「未知的否」的問題，柳存仁認為是撰寫該條目的人「對陸西星的事跡所知也很有限」<sup>24</sup>，所言甚是。陸西星在嘉靖（1522-1566在位）、隆慶（1567-1572在位）以及萬曆（1573-1620在位）初年以道教著述名於世，其最為時人稱譽的是《方壺外史》與《南華真經副墨》，並非詩文、小說、

<sup>21</sup> 如石昌渝主編的《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白話卷·〈封神演義〉》條，便署名「（明）陸西星撰」，並說：「陸西星為《封神演義》的作者的可能性很大。」（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7頁。

<sup>22</sup> 諸如沈淑芳：《封神演義研究》第一章〈《封神演義》的作者與版本〉，第8-11頁；章培恒：〈《封神演義》作者補考〉，第90-98頁。

<sup>23</sup> 詳參沈淑芳：《封神演義研究》第一章〈《封神演義》的作者與版本〉，第10-11頁。

<sup>24</sup> 詳見柳存仁：〈關於《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小說戲曲研究》第1集，第343頁；收入《和風堂新文集（下）》，第681頁。

戲曲等作品，「順天時」條的撰寫者對於陸西星事跡所知有限，自有可能<sup>25</sup>。其次，關於《傳奇匯考·順天時》條「元時道士」為「明時道士」之誤，最先由張政烺提出疑義<sup>26</sup>。其後，孫楷第曾予以肯定：「張政烺謂『元時』乃『明時』之誤，長庚乃西星字。其言甚是。」<sup>27</sup>從傳世元、明兩代文獻來看，既符合「順天時」條提及的「道士」和「陸長庚」的人，只有明正德（1506-1521在位）至萬曆間的陸西星一人。因此，雖然李光璧、柳存仁僅據《傳奇匯考·順天時》條提供的線索，就小說文本結合陸西星的生平，考述《封神演義》與陸西星之間的關係，未有更直接的資料證明陸西星就是《封神演義》的作者。但是李、柳二人從許多旁證考論《封神演義》與陸西星之間的關係，論證細密，尤其是柳存仁先生以數十年之力，從宗教、出版、作者生

<sup>25</sup> 據孫楷第云：「《傳奇匯考》，似是清乾隆時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修改戲曲時所撰。當時設局於揚州，入局任校理者多知名之士。」參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五「明清小說部乙」，第197頁。又，柳存仁考證伊齡阿、圖思阿二人奉旨在揚州設局修訂戲曲的時間，為清乾隆四十二至四十七年（1777-1782），參與其事的有黃文暘、李經、凌廷堪等人。詳參柳存仁：〈關於《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小說戲曲研究》第1集，第342頁，收入《和風堂新文集（下）》，第680頁。又，據《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七「南華真經副墨」云：「西星，字長庚，號方壺外史。不知何許人。焦竑作《莊子翼》，引西星之說頗多，則其人在竑以前。」《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九「南華真經副墨」條著錄云：「西星爵里無考。」連四庫館臣、編校《欽定天祿琳琅書目》的于敏中、董誥諸人都不知道陸西星的生平、爵里，《傳奇匯考》的編撰者不知道就更不足為怪了。

<sup>26</sup> 詳參張政烺：〈《封神演義》的作者（通信）〉，原載《獨立評論》第209號，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第61頁。

<sup>27</sup> 詳參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五「明清小說部乙」，第196-197頁。

平、小說內容等方面爬梳文獻，考證精密，論述詳細，於《封神演義》作者的研究自成一家之說，其努力與成果自不容輕視。柳存仁先生自然也知道《傳奇匯考·順天時》條的材料是「一條孤證」，因此，他謹慎謙虛地說：

記載陸西星和《封神》的關係，從一方面說，最早見於民國三年（1914）古今書室石印本的《傳奇匯考》……全條文字雖不長，但它給研究《封神》作者問題的人的啟發卻很大。我們知道長庚是陸西星的字，但〈順天時〉一條的撰人又在介紹作者的時候加上「未知的否」一句，可見他對陸西星的事跡所知也很有限。……這一條孤證雖然也給予我們一線的曙光，我們假如不能好好利用，依然不能夠把它視為什麼認真可靠的佐證。<sup>28</sup>

由上引文字，可見柳存仁在「好好利用」《傳奇匯考·順天時》條的「孤證」材料時，十分小心謹慎，並非如沈淑芳所批評的「執此一說，必欲肯定之而後已」、「仍不免牽合之嫌」，而是謹慎地根據、利用有限的線索，以數十年的時間梳理、考證文獻，以之與《封神演義》的文字互相比較，乃有「謂其作者非陸西星，是誠

<sup>28</sup> 詳見柳存仁：〈關於《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原載《小說戲曲研究》第1集，第342-343頁，收入《和風堂新文集（下）》，第680-681頁。

有不易解釋者矣」<sup>29</sup>的言論。因此，在沒有發現新的材料以前，將陸西星視為《封神演義》的作者，似乎較「許仲琳」更為符合現實的學術研究狀況。

---

<sup>29</sup> 詳見柳存仁：〈陸西星吳承恩事跡補考〉，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總第18輯（1981年），收入《和風堂文集（下）》，第1405頁。

### 第三節 《封神演義》的成書時間

《封神演義》一百回，成書時代長期以來無從確考。檢諸歷來研究資料，大抵約有三說。其一，即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明之神魔小說（下）》考證說：「張無咎作《平妖傳》序，已及《封神》，是殆成于隆慶、萬曆間（十六世紀後半）矣。」<sup>30</sup>若據魯迅的推測，則《封神演義》大約成書于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至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1600）之間。

其二，即柳存仁在〈毗沙門天王父子與中國小說之關係〉一文中考證說：

夫《封神》一書之必不早于嘉靖，王閏運《湘綺樓日記》光緒十九年（1893）正月廿日舉書中有狼筓為證已先我言之，第其疑聞仲者以擬張江陵則愚不敢苟同耳……然而吾人苟謂《封神》之編纂時約在嘉靖中，證以其最後之編纂人陸西星之歷史，要亦不失為可信。<sup>31</sup>

「狼筓」，《封神演義》第四十一回作「狼銑」，乃竹鐵合製型兵器。明茅元儀（1594-1640）《武備志》

<sup>30</sup> 詳見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它》，第151頁。

<sup>31</sup> 原刊香港《新亞學報》第三卷第二期（1958年），收入《和風堂文集（中）》，第1085頁、第1091頁。

云：「狼筅，古所無也。戚少保與倭戰水田中，其為陣四散，不可施蒺藜與拒馬木。故以竹支之，使其利刃不得遂入，而我徐有以制之……此器形體重滯，轉移艱難，非若他技之出入便捷，似非利器也。殊不知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戶」<sup>32</sup>，可知「狼筅」為戚繼光（1528-1588）抗禦倭寇侵略東南沿海諸省時的發明。查戚繼光嘉靖三十二年（1553）始督山東備倭事，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正月，在台州任內創「鴛鴦陣」，著《紀效新書》，乃有「狼筅」配合陣法使用<sup>33</sup>，以禦倭寇，故其發明「狼筅」當在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之間。此外，關於柳存仁考證說「《封神》之編纂時約在嘉靖中」的成書時間，清李調元（1734-1802）在《童山集》卷五十〈神譜序〉中也說：

明太祖既一天下，悉令革去山川，仍其本號。嶽瀆、城隍、土隅，俱令毀壇。而有司奉行未盡，尚存塑像。延及嘉靖，更揚道教，加以嚴嵩等附和清醮，其時奸道輩始倡其說，作《封神傳》小說演義，布刊坊間，流俗傳播，據信為實，不知古來各代俱有封神，不止一時，亦不出一人也。<sup>34</sup>

<sup>32</sup> 詳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63冊，卷104「狼筅」條。

<sup>33</sup> 詳見高揚文、陶琦主編：《戚少保年譜耆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4頁、第34頁。

<sup>34</sup> 詳見道光五年增修本。

李調元此篇文字，較少為人注意。〈序〉文中從古代「封神」的角度，述及《封神演義》的成書時間，是在明嘉靖（1522-1566）時。因為嘉靖帝篤信道教，上行下效，以嚴嵩為代表的眾大臣又「附和清醮」，以致眾人倡言封神，乃有《封神演義》小說的編纂。姑不論《封神演義》的成書原因為何，從李調元所記述的文字，可見《封神演義》的成書時間，大致在嘉靖朝中期，實與柳存仁考證小說成書於嘉靖中的時間相若。

其三，是大塚秀高（1949-）提出《封神演義》於「萬曆二十三年左右之前完成的」論證<sup>35</sup>。此論是大塚秀高在他的畢業論文《〈封神演義〉研究》第四章中提出的論述，然而該論文一直未曾發表，故亦未能知道考證的詳細情形。

綜合魯迅、柳存仁、大塚秀高三人關於《封神演義》成書時間的推論，《封神演義》的編撰，應當不會早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最晚不遲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檢視《封神演義》「最後之編纂人」陸西星的生平，自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開始，陸氏有修道的記錄——《三藏真詮》，從中知他曾有兩次長期遠行的記錄。第一次遠行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至嘉

<sup>35</sup> 參見大塚秀高作、胡德友譯：〈《金瓶梅》的構思——《金瓶梅》與《封神演義》《三國志演義》的關係〉，《明清小說研究》第4期（1996年），第108-109頁。



靖三十二年（1553），此次乃為「衣食奔走」<sup>36</sup>；第二次遠行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三十九年（1560）之間，曾客居金台（今北京市）<sup>37</sup>長達三年之久<sup>38</sup>。第一次遠行的時間，與《封神演義》編纂的時間上限不符，也沒有其他文字可以參考陸西星此行何處，任職何事<sup>39</sup>。但是，從陸西星第二次遠行返鄉後，於嘉靖四十年（1561）乃「得地於灌河之濱，其東辟為大園，建宅于高樹之西」<sup>40</sup>的記錄來看，以陸西星家境之貧困<sup>41</sup>，三年之間能在經濟上獲得如此巨大收入，回鄉買地辟園建宅，其經濟源自何處？究竟陸西星久居金台（北京市）投奔何人？又所為何事？查與陸西星同時諸鄉友，如李春芳（1510-1584）、宗臣（1525-1560）、趙宋（約明嘉靖萬曆時人）、李齊芳（約明嘉靖萬曆時人）等都曾先後及進士第，但只有李春芳一直在京為官。因此，陸西星客居金台（北京市），恐怕與李春芳當時在

<sup>36</sup> 詳見陸西星撰、陽明標點：〈方壺外史續編·三藏真詮〉，陽明：《道教養生家陸西星與他的〈方壺外史〉（附錄）》（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88頁。

<sup>37</sup> 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三《金台紀聞》、卷一百六十七《金台集二卷》等論述，知元、明兩代所言「金台」，即今北京市。

<sup>38</sup> 詳見陸西星撰、陽明標點：〈方壺外史續編·三藏真詮〉，第95頁。

<sup>39</sup> 據宗臣〈陸長庚母夫人敘〉有「後長庚與余次第應有司辟，已乃，次第罷歸」，疑宗臣此處所言，即指陸西星此次出行。詳見宗臣：《宗子相集》卷十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11頁。

<sup>40</sup> 詳見陸西星撰，陽明標點：〈方壺外史續編·三藏真詮〉，第96頁。

<sup>41</sup> 宗臣〈陸長庚母夫人敘〉云：「當時是，余貧，長庚更大貧，至不能張燭啟塗，往往錯足溝穢……」詳見《宗子相集》卷十二，第110頁。

京任官，有一定的關係。

李春芳，字子實，號石麓，久居京官要職，隆慶二年（1568）升任首輔<sup>42</sup>，為人「折節禮士」<sup>43</sup>，與當時文人多有往來，除與吳承恩（1500-約1582）「成為終生之交」外，又曾延攬徐渭（1521-1593）入幕<sup>44</sup>，其他如吳江王叔承（約卒於萬曆中）也曾為李春芳座上賓客<sup>45</sup>。陸西星為興化名諸生，與李春芳有鄉誼之情，此時為李春芳延攬入幕或在貧困時投奔李春芳，自有可能。據陸西星〈八哀詩〉其三〈中極殿大學士少師贈太師石鹿（麓）李公春芳〉詩云：

今代李相國，綽有大臣度。溫其若良玉，閑有七寶聚。三年奉居諸，曾不見喜怒。狀元作宰相，素履若韋布。門館無私恩，邊境絕公賂。辭受乃一節，可以見衷素。……晚歲頗好道，至人訖難遇。大藥如龜毛，希年易朝露。虎豹守九關，鬼神失呵護。……<sup>46</sup>

從詩中「溫其若良玉」、「三年奉居諸」、「門館無私

<sup>42</sup> 詳見《明史》卷一百九十三〈李春芳列傳〉。

<sup>43</sup> 詳見〔明〕王世貞撰：《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七，《四庫全書》本。

<sup>44</sup> 詳參黃俶成：〈明代小說史上的三個李春芳〉，《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3-4期，第142頁。

<sup>45</sup> 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八。

<sup>46</sup> 詳見《咸豐重修興化縣志》卷九〈藝文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376-1377頁。

恩」等字句，可知陸西星確實曾為李春芳幕僚，並且長達三年之久。而陸西星入幕的時間，應當便是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三十九年（1560）客居京師期間。雖然在李春芳的《貽安堂集》中未見與陸西星相關的文字，但是陸西星卻在萬曆八年（1580）所作的〈聞制府范溪公談邊事有懷石鹿（麓）師相〉詩中<sup>47</sup>，尊稱李春芳為「師相」，足見陸西星對於李春芳昔年在經濟上給予的幫助，一直銘感於心。相對而言，李春芳延攬陸西星為座上賓客，除了鄉誼之情外，還存在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李春芳需要一位既嫺熟道家、道教典籍，又「有逸才」<sup>48</sup>，極可信賴任事的心腹幕僚。據《明史》記載：

自嘉靖中年，帝專事焚修，詞臣率供奉青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時謂李春芳、嚴訥、郭樸及煒為「青詞宰相」。<sup>49</sup>

「青詞」，又稱為「綠章，是道教舉行齋醮時獻給天神的奏章祝文，一般為駢儷體，因用紅色顏料寫在青藤紙上，故名『青詞』。」<sup>50</sup> 李春芳因擅寫青詞，被時人譏

<sup>47</sup> 詳見陸西星：《戲音漫錄》卷一〈庚辰稿〉，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八十年代重抄本。

<sup>48</sup> 詳見《咸豐重修興化縣志》卷八〈文苑·陸西星傳〉，第941頁。

<sup>49</sup> 詳見《明史》卷一百九十三〈嚴訥、袁煒列傳〉。

<sup>50</sup> 參見卿希泰、唐大潮著：《道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年），第294頁。

諷為「青詞宰相」<sup>51</sup>。陸西星客居京師三年，應該是以道教專業受聘為李春芳的幕僚，並且很有可能為李春芳代撰青詞一類祝文，而換取李春芳在經濟上的幫助。因此，在三年以後，陸西星才能夠自京師返鄉買地建宅，專心致志從事修道煉丹之事。

綜合以上的考證，《封神演義》寫作時間的上下限，不出嘉靖三十二年（1553）至萬曆二十八年（1600）之間。而陸西星曾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三十九年（1560）寓居北京，任職李春芳的幕僚，除了有可能替李春芳撰寫青詞外，也很可能利用此段時間，完成了《封神演義》的編撰。因為陸西星在嘉靖四十年（1561）回鄉後，便專志於內、外丹的修練，以及道家、道教文獻的著述與整理，十餘年間，先後完成《老子玄覽》、《悟真篇注》、《南華真經副墨》等十餘種著述，自無閒情逸志顧及《封神演義》的編撰了。又其次，戚繼光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之間已發明「狼筅」，而《封神演義》四十一回援用了「狼銑」一辭，從時間上來看，《封神演義》為陸西星編撰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三十九年（1560）之間，「狼銑」一辭的使用，與戚繼光「狼筅」的發明時間，並沒有衝突之處。

<sup>51</sup> 當時或後來又有以「青詞宰相」為名的小說《青詞宰相傳》刊刻行世，影射夏言、嚴嵩諸人，足見時人所譏諷的對象，不特李春芳、袁煒等人。詳參龔敏：《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第206-207頁。

從以上的考證和論述，有理由相信《封神演義》是陸西星在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三十九年（1560），客居金台（北京市），任職李春芳的幕僚期間編撰而成。

## 第四節 《封神演義》 與元、明小說的關係

關於《封神演義》的取材來源，孫楷第在《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上中下三卷》中，曾有一段較長的文字論述：

書別題「呂望興周」。此書為明之《封神演義》祖本，在小說之源流上，最為重要。上卷記妲己入宮、太子殷交（不作郊）反紂事，謂妲己為蘇護之女，為九尾金狐吸其魂魄，假形為蘇女。中卷記姬昌囚羑里，黃飛虎反紂，比干剖心，及姜尚發跡渭濱事。並同今本《封神傳》（唯比干事稍異）。卷下記武王伐紂中經劇戰，入朝歌，斬紂於太白旗下，及太公斬妲己事。雖寥寥三卷，不過當今《封神傳》十分之一；而今本全書規模，已具於此書。唯伐紂事頗疏略，今本《封神》即就下卷改造而擴充之……今本諸惡陣及太公登壇封神之說即源於此，特鋪張次第使事實愈真切愈凝固而已。此三卷書中所記，誠為俚拙之至……亦直至《封神傳》而始為補充增定……自元而後，遞增遞演，乃成今之《封神演義》。然今本《封神傳》以淺近之文言演之，其文體稍近於《三國》，而名理姿態不逮《西遊》遠堪，似以短促期間發憤為之者。元本

《武王伐紂》之後，萬曆間《封神演義》之前，似（是）否尚有過渡之同類小說，今亦不能斷言也。<sup>52</sup>

孫楷第雖然率先發現並指出《封神演義》與《武王伐紂平話》之間的因襲關係，但是一直沒有撰文詳細比對二書的細節。直至一九四一年，趙景深（1902-1985）才又根據孫楷第的發現，撰寫了〈《武王伐紂平話》與《封神演義》〉一文，細細比對二書之間的關係，結語云：「但《封神演義》的作者只是一個改作者，不是創造者，從我這篇比較文字看來，可以說是確定了」<sup>53</sup>。所論雖略有補充，然大抵仍不出孫楷第之觀點。

一九五九年，柳存仁乃從孫楷第「元本《武王伐紂》之後，萬曆間《封神演義》之前，似（是）否尚有過渡之同類小說」的推論，根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姑蘇龔紹山梓行十二卷本《新鐫陳眉公評點春秋列國志傳》卷一，詳細比對《封神演義》與明刊本《列國志傳》之間的關係，乃有：

<sup>52</sup> 詳參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附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卷一，第2-3頁。

<sup>53</sup> 詳參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第97-103頁。另外，李光璧在〈《封神演義》考證〉一文中，也曾將《武王伐紂本話》與《封神演義》作了簡略的比較，詳見《中和月刊論文》，第178-181頁。

爰以發現不論書中之詩文字句、故事人物，皆有《封神》鈔襲《列國志傳》卷一之明確證據，而《列國志傳》亦有承襲《武王伐紂平話》之處而後為《封神》作者所揚棄者。……綜合以上各例，概可略見《封神演義》一書與《武王伐紂平話》及《列國志傳》卷一系統諸書（余意當包括《有商志傳》）間之血緣關係……一切證據皆指陳《列國志傳》卷一為《封神演義》最後編集以前之著作，《封神》之編著者資之以增潤其故事之一部份素材，復予以極複雜繁縟之加工……。<sup>54</sup>

對於此一發現與考證所得的結果，柳存仁不無欣然地說「然則發揚恢張，盡厥所能就目前已獲之材料董理而利用之，是亦後學者之責也。」<sup>55</sup> 能夠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有所補充，確實使人感到欣慰。只是，余邵魚是「嘉、隆時人」<sup>56</sup>，其生卒年已晚于《封神演義》的陸西星，而編纂刊刻的《列國志傳》，又更晚于《封神

<sup>54</sup> 詳參柳存仁：〈元至治本《全相武王伐紂平話》明刊本《列國志傳》卷一與《封神演義》之關係〉，原刊香港《新亞學報》第4卷第1期（1959年），收入《和風堂文集（下）》，第1230頁、第1258頁。

<sup>55</sup> 詳見柳存仁：〈元至治本《全相武王伐紂平話》明刊本《列國志傳》卷一與《封神演義》之關係〉，《和風堂文集（下）》，第1236頁。

<sup>56</sup> 參見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第28頁；柳存仁又說：「據孫先生推測，『余邵魚著書蓋在萬曆以前，或當嘉靖時亦未可知』，最遲亦為嘉、隆（嘉靖至隆慶）時人。」參見柳存仁：〈元至治本《全相武王伐紂平話》明刊本《列國志傳》卷一與《封神演義》之關係〉，《和風堂文集（下）》，第1234頁。



演義》<sup>57</sup>，《列國志傳》如何能對《封神演義》產生影響，並成為《武王伐紂平話》與《封神演義》之間的過渡性小說呢？柳存仁說：

余亦不敢因今所見《列國志傳》、《有商志傳》之本即使為明刊，至多亦不出萬曆所刻，而《封神》作者之時代早于隆慶，遂謂《志傳》諸書可能為其簡本，且必其當時無早于《封神》之《志傳》刻本，足為《封神》作者鈔襲取鏡參考之所資，以完成其過渡性質應有之使命也。<sup>58</sup>

從以上引文可以知道，柳氏是假設在余邵魚本《列國志傳》以前，已有《列國志傳》的小說刊行，並且為陸西星「鈔襲取鏡參考」。陸西星的《封神演義》編纂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三十九年（1560）之間，則柳氏假設刊行于《封神演義》之前的《列國志傳》，應該刊行於嘉靖三十七年以前。從余邵魚本《列國志傳》敘事較《封神演義》簡略的情形來看，柳氏的假設與論證固然可以成立，只是缺乏了版本上的依據而已。

至於《有商志傳》與《封神演義》之間的「血緣關

<sup>57</sup> 余邵魚《列國志傳》的初刻本，可能刊行於萬曆丙子（1576年），詳參龔敏：《明代歷史演義小說考述》第四章第二節（天津：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

<sup>58</sup> 參見柳存仁：〈元至治本《全相武王伐紂平話》明刊本《列國志傳》卷一與《封神演義》之關係〉，《和風堂文集（下）》，第1236頁。

係」，柳存仁卻礙於《有商志傳》「迄今未見明本」，儘管「內容與《列國志傳》卷一多雷同」，而「未敢質言」，因此只稍作比對，終於存而不論<sup>59</sup>，由此可見柳氏治學態度之嚴謹<sup>60</sup>。

《封神演義》的內容、情節等除了因襲《武王伐紂平話》、《列國志傳》卷一以外，有學者認為《封神演義》還曾套用了《四遊記》的情節<sup>61</sup>。今存見的《四遊記》為清嘉慶十六年（1811）、道光十年（1830）合刊本，其中《東遊記》、《西遊記》二書，為吳元泰、楊致和編纂，吳、楊二人生平不詳；《南遊記》、《北遊記》兩部小說，均為萬曆間建陽書商余象斗編纂，編纂與刊行的時間自不能早於《封神演義》。因此，《封神演義》應該沒有套用《四遊記》情節與內容的可能。真正對《封神演義》產生影響，並且為《封神演義》抄襲套用小說情節的應該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sup>62</sup>。

《封神演義》第二十四回〈渭水文王聘子牙〉、第二十九回〈斬侯虎文王托孤〉、第三十一回〈聞太師驅

<sup>59</sup> 參見柳存仁：〈元至治本《全相武王伐紂平話》明刊本《列國志傳》卷一與《封神演義》之關係〉，《和風堂文集（下）》，第1236-1237頁。

<sup>60</sup> 關於《有商志傳》與《封神演義》之間的關係，詳參龔敏：《明代歷史演義小說考述》第四章第二節（天津：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

<sup>61</sup> 《封神演義》與《四遊記》之關係，可參沈淑芳：《封神演義研究》，第47-61頁。

<sup>62</sup> 《封神演義》抄襲《水滸傳》的論述，可參黃毓文：〈《封神演義》抄襲《水滸傳》例證〉，《吉林師範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第16-18頁。

兵追襲》至三十四回〈飛虎歸周見子牙〉，便是依據《三國演義》中「三顧茅廬」、以及「白帝城托孤」、「五關斬六將」等故事，演繹改編而成<sup>63</sup>。此外，又如《封神演義》第二十七回〈太師回兵陳十策〉中，夏招刺紂王一段，與《三國演義》中丁管、伍孚刺董卓等情節近同，不排除《封神演義》在編纂時也有因襲《三國演義》的可能性<sup>64</sup>。

《封神演義》還有情節因襲改寫自《水滸傳》的地方。茲將兩處文字比對如下<sup>65</sup>：

---

<sup>63</sup> 詳參李光璧：〈《封神演義》考證〉，第181-184頁；沈淑芳：《封神演義研究》，第44-47頁。

<sup>64</sup> 詳見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3頁、第35頁。

<sup>65</sup> 下表引錄《水滸傳》的文字，均據「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杭州容與堂」刊行的《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傳》，《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封神演義》	《水滸傳》
<p>第十九回</p> <p>姐已在簾內見邑考丰姿都雅，目秀眉清，唇紅齒白，言語溫柔……姐已偷睛看邑考，面如滿月，丰姿俊雅，一表非俗，其風情嫋嫋動人。姐已又看紂王，容貌大是暗昧，不甚動人……姐已暗想，且將邑考留在此處，假說傳琴，乘機挑逗，庶幾成就鸞鳳，共效于飛之樂……姐已不覺暗喜：我如今且將紂王灌醉了，扶去濃睡，我自好與彼行事……命左右侍御宮人，扶皇上龍榻安寢，方着邑考傳琴……</p> <p>（姐已）只是左右勾引，故將臉上桃花，現嬌豔天姿，風流國色，轉秋波送嬌滴滴情懷，啟朱唇吐軟溫溫悄語……姐已兩番三次勾邑考不動，姐已曰：「此琴一時難明。」分付左右：「且排上宴來。」……且說姐已見邑考俯伏不言，又見邑考不動心情……我再將一法引逗他……姐已猛曰：「我居於上，你在於下，所隔疏遠，按弦甚是不便，焉能一時得熟，我有一法，可以兩便……可將你移於上坐，我坐你懷內，你拿着我手，雙撥此弦，不用一刻即熟，何勞多延日月哉！」……邑考正色奏曰：「娘娘之言，使臣萬載竟為狗彘之人，史官載在典章，以娘娘為何如后，娘娘乃萬姓之國母……成何體統，使此事一聞於外，雖娘娘冰清玉潔，而天下萬世，又何信哉……」就把姐已羞得徹耳通紅，無言可對。……（姐已道）：「夜來伯邑考無心傳琴，反起不良之意，將言調戲，甚無人臣禮。」</p>	<p>第二十四回</p> <p>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他又生得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箇，也不枉了為人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何不叫他搬來我家住？不想這段因緣卻在這裏。」……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飲三杯。」……那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鬟半髲，臉上堆着笑容……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哄動春心，那裏按納得住，只把閒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卻不來兜攬……武松有八分焦躁，只不做聲。那婦人欲心似火，不看武松焦躁……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箇頂天立地噙齒帶發男子漢！不做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豬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恥，為此等勾當！……」那婦人通紅了臉……搬了家火，自向廚下去了。……婦人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廝，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吃。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p>

《封神演義》	《水滸傳》
<p>第二十六回</p> <p>紂王暗想，但得喜媚同侍衾枕，便不做天子，又有何妨……把個紂王弄得心猿難案，意馬馳強，只急得一身香汗。姐已情知紂王欲火正熾，左右難捱，故意起身更衣。姐已上前曰：「陛下在此相陪，妾更衣就來。」紂王復轉下坐朝上，覲面傳杯。紂王燈下以眼角傳情，那道姑面紅微笑，紂王斟酒雙手奉于道姑……紂王乘機將喜媚手腕一捻，道姑不語……紂王復攜喜媚手，出臺玩月，喜媚不辭，紂王心動，便搭仗香肩，月下偎倚，情意甚密……喜媚只是不語，紂王見喜媚不甚推託，乃以手抹着喜媚胸膛……喜媚半推半就。紂王見他如此，雙手抱摟偏殿交歡，雲雨幾度，方纔歇手。正起身整衣，忽見姐已出來，一眼看見喜媚烏雲散亂，氣喘吁吁，姐已曰：「妹妹為何這等模樣？」……</p>	<p>第二十四回</p> <p>西門慶得見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得就做一處……王婆便道：「正好吃酒，卻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再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王婆）起身賸這粉頭時，三鍾酒落肚，哄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王婆）說道：「老身去取瓶兒酒來，與娘子再喝一杯兒。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西門慶且不拾箸，便去那婦人繡花鞋兒上捏一把……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當時兩個就在王婆房裏，脫衣解帶，共枕同歡。……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p>

細細比對文字和情節，不難發現《封神演義》第十九回姐已勾引伯邑考，與《水滸傳》第二十四回潘金蓮勾引武松的故事情節、文字描述，十分相似。如姐已看中邑考丰姿秀雅，而潘金蓮則看中武松的英雄壯碩；姐已藉口彈琴勾引，潘金蓮藉酒席色誘；邑考奏言後，姐已「羞得徹耳通紅」，武松睜目怒語後，潘金蓮也是「通紅了臉」；到了後來，姐已、潘金蓮倒先告起狀、喊起冤屈了。此外，《封神演義》第二十六回與《水滸傳》

第二十四回的情節也十分近同。如妲己藉口更衣迴避，王婆藉口買酒出門；紂王乘便與喜媚偷歡，事後「整衣」時妲己始回，西門慶也借機與潘金蓮偷情，事後「整衣」時王婆撞入門來。大抵《封神演義》此回妲己的形象因襲自王婆，其撮合紂王與喜媚的私情和王婆撮合西門慶與潘金蓮的姦情相同；紂王好色、着急、捻手的形象則因襲自西門慶好色、捏腳；喜媚「半推半就」的迎合則襲取自潘金蓮低頭不語。雖然《封神演義》對《水滸傳》的情節有所因襲，但是編者似乎有意回避抄襲的窘境，於是因應本身小說的故事情節，在人物與文字的刻畫和描述上大下功夫，如將《水滸傳》武松與潘金蓮的飲酒，改編成伯邑考教妲己撫琴；又將潘金蓮主動迎合西門慶的調戲，襲改成紂王主動，而喜媚「半推半就」地迎合，企圖將抄襲自《水滸傳》的地方盡量隱藏起來。

《封神演義》有許多內容、情節、文字等因襲、取材自其他小說，從以上的考述大略可見一斑。古代小說之間類似這樣因循抄襲的情節很多，因此，對於《封神演義》抄襲其他小說，不需也不必諱言，正如柳存仁先生所說：

中國小說之傳統故事必有因襲，而未必悉出因襲。增潤與改寫，蓋所難免，其捏合、吸收與融會，往往遠過其所融會與捏合之素材而勝之，吾人

固不必為中國文學史中之若干平話、演義作者諱，更不必為《封神》之作者諱也。<sup>66</sup>

不必為《封神演義》諱言，因為隨着作者的時代、文化層次、思想、信仰、際遇、生活等種種差異，同一類型的故事在不同時代，自然在流傳中輾轉為人增衍刪補，這些都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編撰者在編撰時的一種習氣。更何況，《封神演義》不僅僅是流於素材因襲的層面，它能夠從描繪歷史性的平話、演義中衍化，將神魔與歷史演義兩者融為一體，就小說創作的題材與類型而言，具有一定的開拓性，也足以體現編纂者獨特的精神面貌了。

---

<sup>66</sup> 參見柳存仁：〈元至治本《全相武王伐紂平話》明刊本《列國志傳》卷一與《封神演義》之關係〉，《和風堂文集（下）》，第1230頁。

## 第五節 結語

通俗小說的作者、成書時間的問題，一直是研究者最頭痛的事。因為通俗小說與文言小說不同，文言小說多是文人名士一時炫耀才學和遊戲之作，而通俗小說的作者多為低下階層的文人，編纂小說的目的多是為了謀生。因此，通俗小說作者往往不願在小說中顯露姓名，使得現今存留大部份的通俗小說，其作者孰屬和成書時間等問題，一直成為學術界最大的爭議。

論文在許仲琳與陸西星兩人之間，認為將明興化縣人陸西星定為《封神演義》的作者，更符合學術研究現況。在以陸西星為《封神演義》作者的基礎上，論文進行《封神演義》成書時間的考述，得出《封神演義》應為陸西星編纂於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三十九年（1560）之間的論證。最後，論文亦對《封神演義》與《武王伐紂平話》、《列國志傳》、《三國演義》、《水滸傳》之間的因襲和改寫關係，進行考述。徐朔方在〈論《封神演義》的成書〉中說：「《封神演義》取材、借用的原始故事傳說可說不知其數，人物兼收並蓄，情節錯綜龐雜……」<sup>67</sup> 所言信而有徵，未來在此一問題上之研究，仍有待繼續努力，希望能夠清晰地釐清《封神演義》與元明小說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sup>67</sup> 參見徐朔方：《小說考信編》，第359頁。



## 作者簡介

龔敏，安徽巢湖人，現居香港。臺灣中正大學文學士（2000年）、碩士（2004年），中國南開大學文學博士（2007年），現任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助理研究主任。研究包括明清文學、古典小說、武俠小說、俗文學、神話傳說等學術領域。已出版《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2006）、《唐宋傳奇品讀辭典》（撰稿人，2007），並先後在大陸、臺灣等地舉辦的國際會議及學術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十餘篇。

## About the Author

Kung Man, born in Anhui Chaohu, now lives in Hong Kong. He got his BA (2000) and Mphil (2004) from th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in Taiwan; his D.Litt. in Chinese Literature (2007) from the Nan Kai University in PRC. He is currently working as an Assistant Research Coordinator in the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Ming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s, swordsman novels, folk literature, mythos and legends. He is the author of *Huang Ren Ji Qi "Xiao Shuo Xiao Hua" Zhi Yan Jiu* (2006) and one of the authors of *Tang Song Zhuan Qi Pin Du Ci Dian* (2007). He has given presentations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eld in PRC and Taiwan and published various papers in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s.